

漫谈京剧色彩

■ 常世雷

京剧是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：化妆勾脸、盔头饰物、桌椅帐幔、车旗伞盖，其色彩无不鲜艳夺目，具有强烈的所谓“视觉冲击力”，构成辉煌的东方色彩美的世界。

色彩学中说到色彩的感情，如红色热情、黄色明媚、蓝色深沉、绿色和平……由于各自的个性不同，有时便不能协调。好比人一样，个性太强往往不容易合得来。而黑色与白色则不同，它们不但有自己的个性和丰富的内涵，同时又有着广阔的胸怀，与哪种颜色都可“搭档”，并能将它们衬托得更加鲜明美丽。京剧充分认识了这一点，并将它巧妙地用于化妆与服装上。

拿生行来说，面部化好后要戴网子、勒水纱，再戴盔头。戴盔头时要露出一指宽的黑色水纱。额头上留这“一笔黑色”有着了不起的作用，它能使脸部显得“响亮”，既干净又精神。假如因盔头松了沉下来把水纱完全盖住，演员的脸顿时会“兀秃”了，失去了光彩。这“一笔黑色”是不可缺少的。

净角要说到脸谱，京剧脸谱的颜色是在生活基础上的极度夸张。但从主色的象征意义上说，有一种褒黑贬白的意思。黑脸（如张飞、李逵等）表示性格虽然粗猛，但却正直，没有坏心眼；白脸（如曹操、潘洪等）则表示奸诈阴险、工于心计。因此脸谱中有“黑脸无坏人，白脸没好人”之说。从脸谱，眼窝、鼻窝这三块大都是黑色，白色作为各色的间隔，使其不至混淆和更加鲜明。所以一张脸谱勾得是否传神、美与不美，就看把这三块黑色安排得怎样了。架子搭好了，无论再画什么细碎的图案也不显杂乱，套用多少种色彩都会协调，远距离观看也能鲜明，因为有黑与白在其中起着“震慑”作用。

现在净角的髯口，无论“扎”与“满”，白与黑，大有越来越长之势。与早年的剧照相比差不多要长出半尺到了下腹部，而且越来越丰满，更加显出花脸的雄壮与气势。从色彩的角度看，其实就是把黑或白的面积加大了，以起到更好的色彩对比作用。记得袁世海先生曾说，他喜欢黑或白的髯口，不喜欢灰的，灰的显奸。想来也是，灰色只有赵高、姬僚等戴？大都是坏人。从视觉角度讲，灰色不如黑或白那样明确，肯定的人也觉暧昧起来。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，年纪大了头发黑固然好，全白了也很漂亮，唯独灰了不那么美，所以大都染一染。

旦角服饰上利用黑色最巧妙的例子要算是“线尾子”，它是对垂下部分的高度夸张。从角色正角度看，自耳边经过胸部垂至膝下，形成两条长长的黑线；背过身去则是一条巴掌宽的黑色丝带自脑后直垂小腿。这前后几条黑线既把分作两截的衣裙联成一体，又使人物形象显得修长挺拔，增加了女性的美感，而且很有中国画以线造型的绘画意味。当初不知是谁做了如此设计，真是绝妙之笔。

马连良先生对色彩的要求最为讲究，也做过不少改革，他的一些服装颜色都是前所未有的，同样也极其重视黑与白。为了黑得更黑，有些纱帽或靴子改用不反光的黑绒制作，并要求同台演员的“三白”护领、水袖、靴底要经常保持白净，其目的就是满台的色彩形象更加鲜明和谐，这反映了一位艺术家对色彩感觉的敏锐和修养。

护领、水袖、靴底的三白，分别在不同层面对化妆与服饰的色彩起着烘托作用。尤以水袖对塑造人物更为重要，就其白色而论：首先它突出着手的表演。“手眼身法步”，手占首位，使像梅兰芳那样优美的手势随时随地有单纯的白色衬托而醒目传神。第二，中国的舞蹈强调上肢的动作。随着演员的表演，水袖的舞动，留下一组明亮而流动着的白色轨迹，强化着人物的动态和舞蹈的美感。作为舞台剧，水袖的白色功不可没。

穿黑色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三类：一类是净角中勾黑脸的大都穿黑色，女性中如杨七娘、巴九奶奶等女强人也穿黑色，这里的黑色有如脸谱中黑色在性格上的含义；一类是地位低下的小官小吏捕快都头，如宋江、武松、秦琼等，或并无官职的门客穷儒，如程婴、祢衡、范仲禹、莫稽等，女性则多是贫穷而坚贞的角色，所谓“正工青衣”，如王宝钏、秦香莲、罗敷等。另一类穿黑色的多为武丑扮演的角色，他们大都是夜行人，盗钩、盗甲、盗杯、盗坟。这里的黑色是作为保护色而出现。

黑色衣服虽不像红橙黄绿那样华丽惹眼，但却质朴峭拔，另有一番美感，翁偶虹先生在他的《编剧生涯》一书中说：有一天李少春在欣赏王雪涛画的一幅《墨鹊图》，望着那展翅飞翔的黑色喜鹊，想起了自己钟爱的《洗浮山》中贺天保一身青的扮相，舞台形象隽永而潇洒，可惜当时禁演此剧，少春便把这意思告诉了翁老，于是翁老便为他编了一出《响马传》，把贺天保的扮相移植到秦琼身上。“观阵”一场，秦琼身穿青素箭衣、青素褶子，背插双铜，像一只黑蝴蝶满台飞舞，使少春得偿宿愿，在少春眼中，黑蝴蝶比花蝴蝶更有魅力。

京剧《武松杀嫂》一折戏，武松一身皂，黑中有几排白纽绊；潘金莲一身孝，白中有两行黑“线尾子”，一黑一白，一阳刚一阴柔，反差强烈，对比分明而又呼应，这一场戏其色彩构成与情节内容紧紧相扣，足以给观众留下深刻的视觉印象。还有一出《战马超》，黑张飞、白马超挑灯夜战，舞台上极有夜色感觉，仿佛一切颜色都湮没于夜色之中，只剩下了黑与白。在对打黑白箭衣飞舞起来“导之如泉注”，亮相停住“顿之如山安”。黑与白极富节奏感地交织在一起，让人想起了书法艺术中“龙蛇竞笔端”的草书。士兵们挑着的几个红灯笼不就是一幅书法作品中的几颗红印章吗！这种黑白美的享受与《长坂坡》曹操升帐十色蟒靠满台生辉的场面相比，别有一番韵味在心头。

责任编辑 王庆斌